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
### 第九回 一封電金太守冒死陳言 三馬路謝校書懸牌應局

看時卻是湖北的留學生陳君元戚，便道：「有什麼事這般大驚小怪？」元戚道：「你還不知道麼？你看這上海的新聞報。」說罷將報擲下，慶如拾起看時，上寫著道：

北京來電冊立端郡王之子溥為大阿哥云云。

慶如看了道：「我當是什麼事，原來是皇位繼承問題，這是保皇會的事，你待要怎樣？」元戚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哩，上海電報的總辦金太守，就是發起女學堂的人，得了這信馬上聯合了一千多同志，打一個電報到北京去，請王大人代奏，收回成命等語，這個電報到了京，頓時有電報來，把金太守革職拿問，還要查抄家產，金太守已經是甕中的鱉了。幸虧上海縣中一個朋友趕去通信，詐了他一萬銀子，才放他逃走，此刻聽說逃到澳門，家產已被抄去了。頓時一家星散，你道可憐不可憐？」

慶如道：「你又來拿這過頭的事來嚇我怎的，我只為這幾日心緒不佳，沒有出門，朋友們曉得我有心事都不來纏擾，所以倒挨著你來報新聞了。」元戚也笑道：「你的心事我早已知道了，不過沒有個知心著意的美人兒，伴你朝夕可是不是？想我們生在這文野過渡的時代，雖是要學那文明人的結婚，怎奈家中已有了妻子，難道好棄了她，再娶一個麼？如果這般行為，先已違背了道德上的契約，還成個人麼？所以我們這個時代最難要求兩全之計，還是在北裡中尋個知心紅粉，同她周旋一番，聊以抒發愛情，倒是無上的消遣法兒。慶兄你道何如？」慶如喜得拍掌道：「英雄所見略同，足見我兩人一鼻孔出氣，只是此地新橋一帶佳麗雖多，苦於我們要守學生的規則，一跬步都有報館中人監察，稍有不慎，明日便有朝日報上登出來，這正是說不出的苦，其實學生的品行好歹何曾在此，就算到青樓稍為閱歷，也不值什麼，何必如此認真呢？」元戚也笑道：「重洋遠涉，為的是求學問，自然不該涉足花柳了。這倒不必壞自己的名譽，去博一時的快樂，還是上海地方，金迷紙醉粉黛之叢，真是溫柔鄉哩。」慶如連忙搖頭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你提起上海，連我頭都漲痛了，我在上海混了多年，何曾看見；個真有愛情的妙人兒。」

那下等的無鹽嫖母，自然不必說了，那上等稍須有些姿色，也不過矯揉造作，並非天然，卻只要生意一好，便自尊自大起來，任意的慢客，妍戲子、軋馬夫，無所不為，算是時髦的起點，最可惡的自己任意放蕩，馬車大菜用度浩繁，還要倒貼給妍頭，自然身上的債越積越大了。她們卻有個好法子，只消揀一個有錢的主兒，假意同他要好，願意嫁他，說的都是恩深義重的話，等到那人著了迷，傾家蕩產的娶她回去，那時債也還了，身子也輕鬆了，哪裡肯受人家的拘束，便頓時翻轉一副臉兒，終日間吵吵鬧鬧，這樣又不好了，那樣又不好了，不是爭罵，就是哭泣，還有一種利害些的，更做出許多醜行，卻有意給外人曉得，等到他丈夫怕得了醜名，不得不放他出去，就是他的心願足了，依舊的迎張送李，亂花亂用，到急時再行前法，這個法子，在他們口頭禪叫做泡浴。你想這種傢伙，值得用真愛情待他麼？所以我此刻看花的意興遠不如前了。」元戚不信道：「這是你一人造的謠言罷了。他們雖是墮落煙花，原來本是個女子，那女子的性情是真摯不過的，想洋場十里間，豈無一二小家碧玉潔身自好的；豈無一個絕世美人偶墮塵劫的。我定要物色出來，一證你說話的真假呢。」慶如大笑道：「你本來快要回國了，且到上海試驗試驗，也是一椿學問，只不要自尋煩惱便了。」元戚道：「你看就是了。」便匆匆的別去，過了幾日，聽見梁啟超在橫濱設了一個清議報，以後又改了新民叢報，聯合了許多人，捐了許多錢，說是保皇，其實不曾辦一件事，只多做了幾篇文章，多打了幾個電報是真的。元戚同他們本來宗旨不合，便不去睬他，一到畢業，收拾收拾，別了慶如，徑回上海來。一下了棧，就有許多同志來看他，元戚一一應酬，也曾開了幾次的談話會、演說會，不覺過了幾個月，那時元戚要發起一個印書局，也成功了，便搬入局中住。料理些筆墨事件，倒也清閒自在。一日同一個朋友閒談，說起同慶如在東京打賭一事，那人道：「目下上海的花事雖是闌珊，卻不至於像慶如所說的，就像迎春坊的武林林、三馬路的謝珊珊，只怕也算是個美人胎了。」

元戚道：「我也恍惚聽見有人說起過，這兩個你都認得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武林林我不曾見過，這謝珊珊是極熟的。」元戚高興道：

「我們就去訪珊珊何如？」那人道：「那樣罷，今晚我們在大新街的金谷香一敘，我做介紹，你就去叫他來。那邊樓底下就是馬車必經之處，也可看看如水如龍的景況。」元戚道：「那也好，謝珊珊的歷史你可曉得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珊珊本是一家大人家的姬妾，中東一戰他丈夫以諸生從戎，死在陣上，噩耗回來，珊珊痛不欲生，卻又為大婦所不容，逐出門來，幸虧她大伯是一個大員給他些銀子，叫他尋一所庵堂，焚修度日。不料出來之後，又被奸人哄騙，依然墮落花叢，美人身世要算是可憐得很呢。」元戚也慨歎一回，那人便先去了。這裡元戚料理些印刷事件，天有傍晚，接到金谷香的請客票，下面寫個杜字，知道就是方才那個人了。原來那人姓杜號叫小牧，是一個風流的班首，上海信人沒一個不認得的。當下元戚坐車望金谷香來，上了樓，找到房間，見先有了幾個客，問起姓名卻都是有名的名士，有

號山人的，有號詞客的，有號亭長的，一一寒暄過了。那日正是禮拜，從張園、愚園回來的馬車在樓下經過，不知有許多，攔欄一望，但見衣香鬢影，散綺流芬，那繁華真算到極處了。